



开化明代修城史

张蓓

在1988年出版的《开化县志》中,有一条“明代”的大事记,这是一条关于开化老城墙的大事记。曰:“天启三年(1623),创办官陶,烧制大型城砖,规格为39×19×9.5厘米,用以改建城墙。”这条来自明代的大事记,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有关开化的修城史。

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建县以来,“开化旧无城!”这是明代崇祯《开化县志·城池》中记载的第一句话。开化县城的修建最早要追溯到明正德七年(1512),在此之前,开邑原本未筑城,每遇江西等地寇贼至,开邑民众纷纷逃到府城衢州避难。当时在开邑城墙尚未修造起来之前,开化城里的老百姓备受饶寇惊扰,四处逃窜。

明正德四年(1509),江西饶寇到达开化星口白渡等地,越三年后又至杨林镇壕岭关号岭村周边侵犯,饶寇所到之处抢财劫物,甚是扰民。为了防范饶寇屡屡入境,当时的开邑知县杨灿听从乡绅耆老徐耀等人的建议,开始着手规划开化的城址、城墙。

初建时期,开邑只是草创土城为城墙,规模建置于东临金溪,西倚山阜,南北踞平壤,周围二千八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同时新建的开邑土城墙共辟6个城门,分别是南曰迎恩门,北曰望极门,东曰金钱门、通济门,东南曰起凤门、钟秀门。新建的城墙并且设置了水门2洞,以便于曲水流觞。城墙雉堞凡二千一百六十,城墙上间隔建有窝舍十四间,供守城将士休憩补给之需。

明代方豪在《修城记》中详细记载了开化初次修建城墙的经过,以及初建城墙的规模和作用:“凡六门,门各有楼。壮丽逾昔,望之若州郡。不烦寸兵,寇至可燕。”

历史上的首次修建开化城址、城墙,集思广益,众手拾柴,可谓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修城记。从金事刘公祥炳开始,到分守参议罗公钦德“议城”,再到开化知县容侯九

霄、杨侯灿“相继从事”,以及巡视都御史陶公炎“议为永图”,镇首太监刘公景、总制都御史俞公谏、巡按御史袁公宗儒“齐心议协”,又得到了宁波推官颜侯盘的“协助使之”。后来还有时任分守参议段公敏代替了罗公钦德,金事储公珊代替了金事刘公祥炳。颜侯为之纪,段公为之纲,储公为之监理。流离百姓稍稍集聚,段公、颜侯及杨侯即刻大召民工于庭,宣告巡视都御史陶公德意。曰:“尔辈之存,实存乎城,城之未为寇之利也!遭寇之惨,孰与为城之劳?”于是,和者欢诵稽首,丰者以财,壮者以力,慧者以谋,众志成城。

一座城池,因为有着官者与民众的共同心愿,才有了这八方的鼎力支援,使得古老的开邑城第一次可以骄傲地说:“城者,可以自守也!”

然而到了明嘉靖十八年(1539),开化城墙圯于水患,明乡绅宋淳在《修城记》里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洪水骤至,城没东南,毁垣漂屋。”虽然开邑城墙的西北面缘靠卧佛山、钟山山阜,然亦有多地塌方崩圯,城之颓废之势,亦如饶寇侵袭一般凶猛。

洪水过后,痛定思痛,开邑修城之议,再起。

嘉靖二十五年(1546),时任知县孙维禄倡议重修城墙。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县周应奎接任,重新修葺被洪水冲毁的开化城墙:“于是加以完成,其费则取诸云雾山价”。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记录了当时官府是以700余两银子的价格,将云雾山承佃给开化乡绅宋氏,用于筹措修城墙所需要的资金。此次修城墙的同时还修筑了城墙护堤,特开辟了一条马路,建制规模仍照旧时,然城墙气势却更为蔚然壮观了。

明隆庆戊辰(1568),开邑知县朱谕又增筑城垣,加高开化城墙至三丈,并添建南北月城,使之洪水永不为害,民众得以安堵。辛未,知县徐仲濂,因龙潭水势冲激县城东北一带民居,乃建议于龙潭之口,傍钟山之麓,筑一条石坝。石坝长



开化古城墙

约百丈,高约一丈,用以抵御金溪水势冲击之害,邑民永以赖之。这座古老的石坝,就是今天开化城里人人都熟悉的龙潭大坝之雏形。

越五十年后,城墙又渐渐圯废。至明万历年末,有盗贼跃入开邑东城抢劫典铺,以及开邑西城倚卧佛山麓的城墙有半壁倒塌,深夜老虎闯入城内,进入街市、入户民宅扰民,民恐惧之。至天启三年(1623),为一劳永逸计,知县王家彦再议修筑城墙之事。此次修城墙,他建议“采石厚奠基,创设官陶以为砖,每砖兼恒砖之四,且由他亲自稽核工程”。

王家彦是明代最后一位组织大规模修葺开邑城墙的知县。在他提出修葺开邑城墙的时候,恰逢有一位傅姓盐台大入听说了此事,专门捐助了三百金给知县王家彦,以助他修城。又有开邑热心的诸位义工协助差役做工,修城工程进展得很快。王家彦还专门创办了开化官陶,命工匠烧制大型城砖规格为39×19×9.5厘米,用以改建、加固开邑城墙。他还亲自督工,稽核工程建造质量,不数旬而工程告竣。雉堞累累,开邑城墙坚固倍昔矣!

第二年,开邑又逢遇大水,然这次洪水仅入城之东南角,城中百姓、房屋无一倾压漂溺者。城中民众甚是感念王家彦的保障之功,特为王侯建祠于南门,又于西城卧佛山之绝顶建亭,亭名曰:“王公亭”,志之。

回忆在报社工作的那段岁月

姚鸿源

《今日开化》的前身是浙皖赣《边界经济报》,创办于1992年11月。我是退休教师,有机会返聘进报社,感到十分荣幸。对那段既忙碌又快乐的岁月,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0月的一天,开化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到马金,区委书记带他到鄙人寒舍。一见到我,他便开门见山说请我到县里参加办报纸。我听了一惊,心想,多年来我虽然爱好爬格子,为各类报刊写了一些稿子,但是从来没有办过报纸,这不是赶鸭子上架,摸石子过河吗?于是,我推诿说,老伴辞世不久,心绪不宁,让我在家里呆着吧!然而,一再婉言谢绝无济于事,结果上路了。

报到的第二天,我和汪金土、汪圣珠、张吉利三人一同赴杭州进浙江日报社学习编辑业务。当时,我已年逾花甲,两鬓斑白,跟着三位青年去当一名“小学生”。学习

20多天,我们回开化,成了办报骨干。

当时,报社设在开化县委大会议厅的楼上,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因陋就简,用三合板隔成几小间,设新闻部、专刊部、广告部和综合办公室。常务副总编、会计、出纳都在这儿办公。办公桌椅陈旧不堪,还是县委储藏室借来的。家不在城里的报社人员住在离报社比较近的玉屏旅馆。住了几天,见房租费高,宁愿舍近就远,转移到军人接待站入住。三个人住一个小房间,拥挤不堪,用膳在县委食堂。每天办公、吃饭、住宿,三个地方来回跑。当时报社,连常务副总编一共10位同志,工作却五花八门,采访、摄影、编辑、画版、出版、收发、财务、广告、通联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报社董事会的领导下,常务副总编负全责开展工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怕工作多,只怕闲着坐。每遇特急任务,同志们都抢着去干,开拓

稿源,是解决人手少的好办法。当时没有专职记者,要抓新闻活鱼,全赖通讯员。我们除了经常向屯溪、休宁、婺源三个办事处要稿子外,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定期开会,年终评比,平时有问必答,有信即复,从不懈怠。

当时开化县印刷厂没有印刷过报纸,虽然派人到省报学过电脑打字、排版,但一时不熟练。为了报纸出版不误时,力争不出差错。编辑人员深入印刷厂“坐机”,即进电脑房盯着电脑看版面,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废寝忘食。现在回想起在报社的那段岁月,真是忙中有味,增了才智,锻炼了人,培养出一批开化新闻界的优秀人才。同时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为后人办报作了铺垫。

览今忆昔,无限欣慰,因为我为开化新闻事业,献出过绵薄之力。今天,我已年近九旬,依然笔耕不辍,有人称我是开化的“老报人”,我深感惭愧。



乡音

毛宗兵

有一种声音似最初的水稻和小麦
和我们肤色一样 亲切而祥和
扎根在大山的水土里
深深地
喂养着我们的成长

有一种声音像袅袅的炊烟
透过城市的高楼向我招手
抚过我的头顶
听母亲晨炊捣方锅的声音

有一种声音更像乡村温暖的阳光
温柔着我思念的情怀
照耀着流浪的归途

身体里的江南

陈雪华

钩藤、川芎、百部、麦冬、麸白术、醋香附……
在砂锅里沸腾
流水、干果、秸杆、枯叶、树根熬制的百草园
被搁置在一小口锅里
十年的疼痛,得耗费多少草木去滋养
白瓷碗盛满黑褐色的液体
不是薄酒,也能一饮而尽
打开身体所有的入口
接纳光风霁月
体内小径清泉流动
草木抽枝、分蘖、蔓延
所谓的苦,是浅醉,烂醉是甘泉
这苦涩的浓稠,柔弱无骨的疼痛
身体里的江南
一半长草木,一半孕流水



春山飞瀑 吴常开画

勾践

章安君

好死不如赖活
存在就是一切
居石室
卧柴薪
握粉黛三千的手
如今只牵
几匹煽情的公马

静中的太极——

风不动 草动
草不动 心动
低于日月星辰的光
他每日用坚毅的十指
把玩那枚厚黑的苦胆
没有一种容器
能容纳得下黑色的风暴
谁的剑一千年不会生锈、弯折
他刺出的血
必然盛开十万颗头颅

游龙门村

方周隆

鲤跃龙门迎翠微,
九溪情物莫相违。
婵娟有约君知否,
踏进瀛洲仙景辉。

春茶

江京文

村舍依山傍碧溪,
婆婆翠竹影高低。
春茶香袭溢幽谷,
乐得娇莺到处啼。